



布达拉宫秋色 孟慧 摄

秋山红叶

□陈才伦

虽说时令已交初冬，但风和日丽，秋色正酣，自有另一番庄严静美的风味，好似远年窖藏的佳酿，品质越发香醇馥郁了。这样的良辰美景，该如何去遨游和领略，才不辜负了大自然的赐呢？

很值得惦记的，自然是鼋头渚那片倚山傍湖的疏林红叶了。

我们一行数人，踏着散淡轻松的脚步，沿着蜿蜒的山径，访幽探胜，放情丘壑，寻觅那与心灵交融的秋日的诗情词韵。这空山之中，人迹不多，忽飞忽落的小鸟不时在林深处唱起婉转的歌，幽极，静极，颇有空谷足音之意境。随便散落在路边绿草中的山花，吐着幽幽的香气，引来无数蜂蝶，闲散而又忙碌地飞来飞去，野趣扑面而来。风儿这么轻柔，日光又那么和暖，我满心感到闲逸、舒畅，似乎有些悠然超尘了，真想身贴大地，仰面向天，凝望高天上纤巧的流云来来去去、舒卷变幻，在大自然宽广的怀抱里醉神驰一番。

来到一绝壁悬崖处，飞云阁翼然凌空，气势恢宏，只觉得杨千里的半联“突兀一楼，下临无地”妙极。凭栏眺望，有俯视八极气象，但见天空寥廓，鸥鹭翔集，浩浩汤汤的湖水缓缓流入天际。这种境界，令人称叹且心胸一宽，很想吟诵豪宕的佳句来抒发无限的感慨。湖面上几叶扁舟正挂帆启航，隐约不知驶向何方，犹动人无穷之思。

顺着指向幽深处的石径继续往前，便见一树树鲜艳的枫红。这儿的枫树并不成片，丛从簇簇的枫叶，稀疏、随意地镶嵌在绿色的林木之间，一边红得恰好，一边绿得相宜，宛若酡红的

玛瑙与滴绿的翡翠相互衬托、掩映成趣。熠熠夕阳中，片片枫叶闪烁着明快、灿烂的红光，直扑到人的眉宇上来；而当浮云蔽日时，又是红得那么深沉、含蓄——色调就这样不时地变化着。一阵秋风簌簌拂过，枝头摇曳，几片柔软婀娜的叶儿打着旋轻轻飘落，而先前零落于地的枯叶早被碾作尘泥，视之，我不禁怅然喟叹。风姿绰约的枫叶，正在风里娇媚地笑着，好端端的为什么却要枯萎凋零呢？曾经的热闹和欢乐不应该这般寂寂地落幕呀！然而，我又释怀了，因为我顿悟出一个道理：没有败叶的凋谢就不会有来年春上的一派新绿，如此四季轮回，周而复始，生命才生生不息。

山路尽处，土地平坦，一道年久废弃的斑驳门墙兀立在前，上面挂满了干枯而发黄的藤蔓，旁植数竿亭亭矗立的老竹。就在穿越门墙的那一瞬间，我仿佛踏进了中古时代，须发飘飘的“竹林七贤”正啸歌而来，倏忽又御风而去。太阳西沉了，夕照余晖中，依稀听见广福寺内飘来天乐般的梵呗清音，循声望去，黄墙根下一位身着袈裟的老僧正在不紧不慢地清扫落叶，渐渐地他的背影愈来愈模糊，那好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的一幅充满禅意的画境。暮云秋影，这美妙的黄昏，大家游兴犹浓，寺庙低沉的暮鼓声已在山间悠悠回荡，偏又要催游人归去，真觉我两忘了。

暮禽返林，鸣声上下，是该回了。我拾起一片才刚凋落的枫叶，捏住叶柄，轻轻吹去叶面上的尘土，珍藏起来，以留住秋天的那一份记忆。

墨染太湖：钱松喆笔下江南的时代风骨与美学新生(上)

□程伟

诗画江南

太湖的水是有记忆的。从鼋头渚的灯塔到洞庭山的银杏，从渔船帆影到田垄稻浪，三千年江南的烟雨与波光，都被一位生于湖畔的画家，用笔锋细细雕刻进了宣纸。钱松喆，这位“新金陵画派”的中坚者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，以百余幅太湖题材作品，完成了一场传统山水画的现代蜕变——他让老柳的虬枝缠绕新时代的炊烟，让渔船的橹声应和读书声，更让水墨丹青里的江南，不再是古人笔下的“渔隐”旧梦，而是有温度、有筋骨、有时代脉搏的“新山水”。

那些画里的太湖，是他用书法的筋骨、诗意的灵魂、革新的视野，为江南写就的美学史诗。

笔墨随时代 从渔隐旧梦到人间新境

石涛说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钱松喆把这句话揉进了太湖的水波里。在他之前，文人画里的太湖多是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寂，是“渔舟唱晚”的闲逸；而他笔下的太湖，满是人间烟火的暖——是洗衣的村姑，是读书的孩童，是收割果实的日子，是装卸渔获的码头，每一处都带着新中国的鲜活气息。

画于1954年的《太湖老柳》是最好的开端。一株老柳占据了整个画面，虬曲的身姿生机勃勃，柳下湖边一站一蹲两位村姑，衣袂线条轻轻。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只是寻常的瞬间，却把太湖边的日子，画得比江南的春天还温润。同年的《渔家乐》更直白，船舱里的母亲缝着新衣，针脚里藏着踏实；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捧着书，如同捧着希望。题款里的对比最是动人：“当年独钓风涛里，未识江南鱼米乡”而“今欢乐愈欢乐，娘做新

衣儿读书”。墨色里晕开的不是旧时光的渔火，而是新日子的暖——他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代印记，悄悄藏进了渔船的窗棂里。

到了1972年的《锦绣江南鱼米乡》，他的时代观照更开阔。那是他独创的俯视构图，像从云端往下看，整个太湖流域成了一幅鲜活的地图：近景的山石树丛里，渔民的新村错落，屋顶线条整齐；中景是大片的绿色农田，像铺展开的绿绸，田埂的线条把“希望”画得笔直；远景的太湖上，点点帆影仿佛跳动的音符。画面里没有口号，只有“亦渔亦农”的踏实——你能想象农人种田归来，站在村口望到湖帆的满足，也能想到渔民收网后，走进自家新房的温暖。

他对时代符号的转化，从不用硬邦邦的笔触。1960年《太湖壮观》里，鼋头渚的灯塔立在画面右上角，不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，而是用淡墨法勾画，像从太湖的水里长出来的，与左下方苍劲的松树、中间的帆船对话，旧的风骨与新地标，在纸上和谐共生。1974年《今日江南分外娇》里的水泥大桥更妙，桥身的刚直线条本是工业文明的符号，可他用了淡墨勾边，让桥与河道、水景融在一起，仿佛那桥不是架在水上，而是架在江南的烟火里。他避开了同期绘画常见的“政治图解”，只用笔墨的温度，把时代的变化，画成了让人想驻足的风景。

线条见风骨 书法笔墨里的太湖筋骨

看钱松喆的太湖题材作品画，最先触到的是线条——那不是简单的勾勒，是浸了书法魂的“骨法用笔”。他写过多年的篆隶楷行，把“中锋走笔”“屋漏痕”的力道，全揉进了山石、树木、湖水里。

太湖的柔，被他用刚劲的线条托住；江南的软，被他用书法的筋骨撑起，刚柔相济间，才是太湖真正的风骨。

《太湖老柳》的线条最见功力。老柳的枝干是用篆籀笔法写的，中锋走笔，每一笔都有“屋漏痕”的涩劲，像雨水顺着墙皮漫流，却又稳稳当当，不飘不浮。你能想象他握笔时的力道，手腕转动间，老柳几十年的岁月都凝在了笔端——那不是死的木头，是活着的，是经历过太湖风雨却依然向上的生命。

他的线条能叙事，能抒情。《渔集》里，湖心的巨石是他典型的“松喆皴”（笔者取的名）画的，线条嶙峋，像老人手背的青筋，透着倔强；远处的帆船却是柔的，线条轻软，像被风吹皱的绸带，动静相生，满是诗意。《银杏果树》更见线条的妙。两棵硕大的银杏树站在山岗上，线条是用手指蘸墨画的，斑驳、粗糙，却有金石趣味，像碑拓上的字，带着岁月的厚重。线条的涩劲与满树的金黄呼应，仿佛能听到果实坠地的轻响，摸到树皮的纹路——那不是简单的“画树”，是用线条与千年银杏对话。

即便是太湖的水，他的线条也能画出不同的味道。《鼋渚春涛》里的湖水，用淡墨线条层层晕开，像有波浪在动，带着“春涛”的活；《鱼满千舟》里的湖水，线条更平、更静，像镜子一样，映着近景的竹林、中景的鱼塘、远景的帆影，透着“波澄”的安。他把传统笔墨的程式，变成了会呼吸的线条，让太湖的每一寸水、每一块石、每一棵树，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筋骨。

构图破陈规 航拍视角里的锦绣江南

看惯了传统山水画的“三远法”，再

看钱松喆的太湖画，会忍不住惊叹：原来江南可以这样看。他最敢突破的，是构图——俯视图、航拍式、镜窗式，他把现代人的视觉经验，悄悄融进了传统的“游观”里，让太湖的空间，不再是“一步一景”的线性展开，而是“目营全局”的立体交响。

《锦绣江南鱼米乡》是他构图革新的标志。那是真正的“航拍视角”，像从飞机上往下看，整个画面没有固定的“焦点”，却处处是“看点”：近景的山石古树、中景的新村农田、远景的帆影，用点线面的构成，拼成了一幅太湖流域的“生活地图”。他打破了传统山水画“近大远小”的逻辑，却守住了“以大观小”的传统，把太湖的“大”与江南的“细”，完美地装在了纸上。

他的构图还会“引导视线”，让你跟着他的笔“游”太湖。《锦绣江南今更娇》中，近景是树丛和石拱桥，桥洞像一个“框”，框住了中景流向太湖的河流；河流的线条又引导你看远处的渔船，渔船再带你望到远景的农田和太湖。整个画面像一条“游观”的路，你跟着线条走，能从桥洞走到河边，从河边走到湖边，从湖边走到田埂，仿佛真的走了一趟江南。

最动人的是1981年的《家乡有此好湖山》。画面中偏右是山石、村庄、松树，线条重，是“近”；中景是连天的湖水，线条淡，是“中”；左上是远山，线条更淡，是“远”。三重空间像“折叠”在一起，却不混乱——你能感受到他对家乡的牵挂：先看到村口的松树，再看到门前的湖水，最后望到远处的山。他把“乡愁”融进构图里，让空间有了情感的温度，这是传统“游观”的当代转译，也是他对太湖最深的眷恋。

寻访和桥豆腐干

□吴云仙

若问一声宜兴和桥镇最著名的特产是什么？回答是一致的：“和桥豆腐干。”

我在和桥镇附近工作两年多，竟一直没有品尝过那里的豆腐干，此番心血来潮，竟有了迫切的意愿，遂拉了两位同事，驱车直奔镇上而去。

泊车运河畔，我们信步走入老街巷。豆腐干店随处可见。先撞见一家龙泉食品店，名儿挺好，店面不大，甚至有些不起眼。店里整齐地摆着一只只塑料筐，筐里是各式各样的豆腐干，酱色的、白色的，深浅不一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豆香与酱香。店主是个实在人，见我们好奇，便出来招呼。我问起这和桥豆腐干的来历，他话不多，只道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，两百多年了。“听老辈人说，乾隆皇帝下江南尝过，封了个‘江南一绝’，后来就成了贡品。”话说得平平静静，仿佛在讲一件邻家的寻常旧事。我又请他推荐，他反倒笑了，摆摆手说：“我不推荐，我家每样都好，你们少买些，各样都尝尝，觉得好，下次再来。”这份笃定与诚恳，是老乡人的品性，倒比任何夸耀都来得有力。我们便挑拣了一包“大杂烩”，预备将这“江南一绝”的种种滋味，统统尝个遍。

离开“龙泉”，心里想着，这般的物产，想来不该独此一家吧。折回巷口，向那些闲坐的老人探问。几位老人家立刻打开了话匣子，七嘴八舌地说，河对岸还有一家“慈圣”呢，是老字号了。“慈圣”，这名字也好，我喜欢，叫人心安。我们谢过老人，沿着运河边慢慢行走。河水缓缓地流着，映着两岸的老屋与绿树，想着千百年来，它就是这般的看着无数商船聚了又散，听着无数声起了又落。和桥，这“小无锡”的繁华，便是由这运河滋养出来的。

“慈圣”的许老板，是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，看着有七八十岁了，脸上挂着乐呵呵的神情。他说，慈圣食品厂是1999年酱厂改制后创立的，至今已有20多年，做豆腐干的手艺是梅理哪一脉的第三代传承，故用“梅永和”

商标。说起历史，他也提到了乾隆皇帝的典故，说到“龙颜大悦”后品评的“香而不厌、咸而不涩、甜而不腻”的“金口玉言”，脸上溢满了喜气。提及1950年曾制作10万斤豆腐干慰问朝鲜战场志愿军，1952年再次制作10万斤豆腐干支援前线，他脸上的喜气里又多了几分荣耀——和桥豆腐干跟抗美援朝战争有渊源是何等的了不起啊！

接着许老板又颇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起这豆腐干的制作，那才真叫一个烦琐。从用蒲草编帘来定型，到用陈年的老油油和上好的冰糖慢慢浸泡，前前后后竟要20道工序。怪不得拿在手里，硬挺而有弹性，咬一口，初觉其韧，细细咀嚼，那甜津津、咸咪咪的滋味才一层层弥漫开来，豆香、酱香、糖香最终融成一股独特的回味，在齿颊间久久不散。这哪里是吃一块豆腐干，分明是在品读一册用时光写就的工匠之书。

我问许老板，如今可做什么宣传？他和“龙泉”店主一样，神情笃定地摇摇头：“我们不做广告，靠的就是吃过的老百姓的口碑。”他说，就靠着这口口相传的好名声，他们的豆腐干不单在本地扎下了根，甚至漂洋过海，到了欧美那些思念故土的华人手里。想来，那一块块真空包装、乌亮亮的豆腐干，承载的已不单是滋味，更是故乡的风、故乡的水，是一缕剪不断的乡愁。

离开的时候，夕阳已将运河染成金色。我手里提着两包豆腐干，心里却感到一种奇异的轻松。原来，认识一个地方，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从这样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开始。它连接着乾隆的逸事，连接着运河的舟楫，连接着代代相传的匠心，也连接着寻常百姓的日常。这和桥的魂，便都浓缩在这一方黝黑、筋道、回味无穷的豆腐干里了。所谓“非遗”，所谓“百年老店”，名号固然响亮，但更动人的，是它在这市井巷陌间，鲜活地存在着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讲述着一段关于时间、关于坚守的和桥自己的故事。

米·煤炉

□许铁军

河滩洗菜、自来水亭取水、煤球店买煤、国营粮店余米…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一定对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犹新。

在我1986年成家前，余米买煤一直是我和父亲共同承担的重要任务。在那个凭粮票供应的岁月里，每月我都会跟随父亲前往粮站，领取粮票、油票，然后将一个月的粮油买回家。

两个姐姐出嫁之后，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上只剩下父母和我的名字。每月的菜油是每人半斤，共计一斤半；大米每人每月25斤，总计75斤。菜巷粮站位于西浜，就在菜巷老街靠近理发店往南约百米的河滩，距离东浜的家不过千米左右。然而，这些粮油仅靠手拎着实费劲，于是自行车就成了绝佳的运载工具。

我和父亲把75斤大米分成两袋，扎好袋子，一袋稳稳地扣放在前面车架上，另一袋放在后车垫上用弹簧夹夹紧，一瓶油则挂在车龙头上。我

负责推车，父亲扶着后座垫上的米袋随行。这种余米方式一直持续到我结婚迁出户口的那一年。

每月的生活煤球采购，同样是家里的一件大事。两个姐姐未出嫁时，我们仨都会跟着父亲前往东浜的煤球店买煤。通常，我们会向店里借一辆人力板车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连拉带推，很快就能把煤球运回家。大姐负责还车，我负责通煤心，以保证煤球在燃烧时能够保持最佳的畅通状态。煤球有两种规格，一种稍厚，另一种略薄。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省煤球，父亲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用煤方法：他自制了一把煤球夹，将厚煤球中的一小部分一夹为二，其厚度比薄煤球更薄。接煤球时选用这种最薄的，便能节省一些用量。

封煤球炉是个大学问，这活儿一直由父亲亲自操持。封的炉门不紧不松，不大不小，既要避免煤球一夜烧尽，又不能让煤炉因缺氧而失去活力甚至熄

灭。这可关系到一家人的早饭，哪怕只是简单的泡饭或粥，也离不开煤炉这家唯一的加热设备。父亲在长期的实践中，练就了封炉的独门绝技。

每天早晨，大姐起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开煤炉。开煤炉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一下子开足，要先开一小半，让煤炉慢慢“苏醒”，否则会让煤炉升温缓慢。若是封炉失手，煤炉“半死不活”，那就得救炉。开小炉门，往煤球上撒一把细盐，让两只煤球结合部分有一个缓冲回热的空间，待听到燃烧声时再开足炉门，也可以用扇子扇，等火力上来，煤球呈现火红色，救炉就算成功了。

有时会碰到上面的煤球几乎烧尽的情况，这是因为封炉过松，氧气过多，夜间燃烧过度。这时也要救炉：迅速接上一只新的煤球，关小炉门，让其慢慢燃起来，直至完全接上火，救炉告成。若煤炉已经冷冰冰的了，那就只能重新生火。我和两个姐姐都从父亲那里学会了

琐忆